

青玉案¹ 元夕²

辛棄疾

東風夜放花千樹³，更吹落、星如雨⁴。寶馬雕車香滿路⁵。
鳳簫聲動⁶，玉壺光轉⁷，一夜魚龍舞⁸。蛾兒雪柳黃金
縷⁹，笑語盈盈¹⁰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¹¹；驀然迴¹²
首，那人卻在、燈火闌珊¹³處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辛棄疾（公元 1140–1207），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歷城（今山東省濟南市）人。出生時北方已淪陷於女真，少時立志要恢復中原，報國雪恥。紹興三十一年，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，辛棄疾曾聚眾二千，參加由耿京領導之義軍，力抗金兵；次年，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，北歸途中聞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，義軍潰散，遂率五十多部眾襲擊敵營，擒獲叛徒帶回建康，名重一時。南歸後寄盼朝廷振作，辛棄疾曾上《美芹十論》、《九議》等抗金北伐奏議，惜未獲採納，壯志難酬。後遭彈劾免職，唯有寄情山水田園與詞作。

辛棄疾是南宋著名的愛國詞人，傳世有《稼軒長短句》十二卷。他的詞以高曠開朗著稱，是豪放派的代表之一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《青玉案·元夕》大約作於宋孝宗乾道七年或淳熙二年，辛棄疾寫元夕在南宋都城臨安所見燈市的璀璨盛況，以及「眾裏尋他」的經過和心情。

三、注釋

1. 青玉案：本指青玉所製的用來放置食物的短足托盤。漢張衡《四愁詩》：「美人贈我錦繡段，何以報之青玉案。」這裏用作詞牌。㊦[按]，[on3]；㊦[àn]。另一解謂「案」即「桼」，與「碗」的古字「椀」相通。㊦[碗]，[wun2]；㊦[wǎn]。」
2. 元夕：舊稱農曆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，是夜稱元夕、元夜或元宵。
3. 東風：指春風。花千樹：花燈多如千樹開花。
4. 星如雨：指煙花如雨般落下。星：指煙花。一說指燈。

5. 寶馬：名貴的駿馬。雕車：飾有雕花、彩繪的車；裝飾華麗的車。香：指車中人的衣鬢之香。
6. 鳳簫聲動：樂聲四處繚繞。鳳簫：即排簫，比竹為之，參差如鳳翼，故名。一說是簫的美稱。
7. 玉壺：喻明月。一說指白玉造的燈，一說指漏壺，即古代計時器。光轉：月光照射的位置轉變，意指時間推移。㊦[轉]，[zyun2]；㊧[zhuǎn]。
8. 魚龍舞：指舞動魚形、龍形的彩燈。
9. 蛾兒雪柳黃金縷：描寫路上的女子穿戴着各種頭飾。蛾兒：古代婦女於元宵節前後插戴在頭上，用烏金紙剪裁成蝶或蛾狀的飾物。雪柳：宋代婦女在立春日 and 元宵節時插戴的一種絹或紙製成的頭花。黃金縷：古代婦女戴在頭上的金色頭飾。縷：泛指線狀物。㊦[侶]，[leoi5]；㊧[lǚ]。
10. 盈盈：儀態美好，微笑含情的樣子。
11. 度：次、回。
12. 驀然：突然、忽然。迴：一作「回」。
13. 闌珊：暗淡、零落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這首詞以「元夕」為題，上片寫元宵所見之景：春風吹起的夜晚，抬頭仰望，花燈像千棵樹上綻放的花兒，煙花如被吹落的雨點；眼前但見名貴的馬車在路上來回走動，車上傳來陣陣衣鬢之香；這時，四處又響起簫聲，再往上望去，月光流轉，魚龍形狀的彩燈在飛舞。下片接着寫元宵所見的人：先寫穿戴漂亮頭飾的女子，她們儀態萬千，笑着說着走過，衣鬢的香氣亦隨其步伐而遠去；然後寫作者在眾裏尋「他」，但遍尋不見，忽然回頭一看，才發現要找的「那人」，原來就在燈火暗淡之處。

這首詞的主旨向來有不少解讀，有說表達作者自甘寂寞，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；有說表達作者對主流社會既嚮往又疏離的矛盾態度，以及壯志難酬的憤慨與顧影自憐的落寞等複雜情緒；也有人認為只是表達一種生活或是感情上的追求而已後世讀者對「那人」的多元解讀，正是「作者未必然，讀者何必不然」的一種表現。

全詞章法簡明，按上下片分寫景與人兩個部分，下片由「眾裏尋他」四句帶出全詞主角「那人」，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驚喜，而這驚喜很快又趨向孤清，因為「那人」身處幽暗孤清的角落。由是，這四句與上片元宵繁華熱鬧的美景，以及下片前二句悉心打扮的女子，構成鮮明的對比，這樣的鋪排，有力襯托着「那人」的幽遠清高，布局可謂巧妙。

若從藝術角度賞析，此詞之妙，又有數端，其一是工於寫景。這要分三個層次說明：第一，以奇景領起全詞。春風吹來，花燈處處，煙火

點點，取景本已華麗，作者再巧妙將三者扣連，說春風吹動花燈，像吹拂千棵樹上無盡的花兒，又吹落如雨一樣的煙花，頓使景致變得生動，這是比喻和想像的完美結合，為上片景色定下繁盛的基調。第二，以不同感官呈現美景。「寶馬雕車香滿路」是視覺和嗅覺的合寫；接着傳來簫聲，是聽覺；再轉往月色、魚龍燈飾，又歸視覺。下片「蛾兒雪柳黃金縷」，各種漂亮的頭飾仍是承接上片的視覺描寫，令人想到戴着這些頭飾的女子形象，下句「笑語盈盈」，以聽覺接寫，再加上「暗香去」三字，不但使女子由經過而遠去的形象躍現眼前，還傳來了陣陣香氣，讀者嗅覺又為之一動。約言之，正是視覺所及之景已是迷人，又添上嗅覺描寫，而讀者正要感受，卻已轉向聽覺、視覺描寫，令人目不暇給、耳不暇接。第三，寫景能顧及動靜。上片「夜放」、「吹落」、雕車滿路、「聲動」、「光轉」、「魚龍舞」，下片的「暗香去」、「尋他」、「迴首」，全是動態之景，而全詞的主角「那人」卻靜靜地站在燈火零落之處，這唯一的靜態描寫，使前面的動態都似消失於無形，令讀者視點全聚焦到「那人」身上，確是生花妙筆。

此詞之妙的第二端是善於融化前人的作品。如「東風夜放花千樹」一句，融化自唐代詩人蘇味道同樣寫元宵節的《正月十五夜》的「火樹銀花合」；又如「寶馬雕車香滿路」一句則融化自郭利貞《上元》詩「傾城出寶騎，匝路轉香車」二句；再如「玉壺光轉」，是融化自隋代薛道衡《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》「京洛重新年，復屬月輪圓。雲間壁獨轉，空裏鏡孤懸」，而「一夜魚龍舞」亦融化自同一首詩「竟夕魚負燈，徹夜龍銜燭」。辛棄疾善於汲取前人創作經驗，而詞句比古人原作更形象、更富於動感。

《青玉案》一詞的第三端妙處是意境盪深一層，耐人尋味。一般而言寫至「笑語盈盈暗香去」一句，基本上已要收筆，蓋元宵之景、人已寫盡，難以再鋪展下去了。但辛棄疾卻另闢新境，寫尋人，而此人卻尋千百次而未見，這已是後人難以企及的神來之筆。此外，尋人按常理當向前尋、向左尋、向右尋、向樓上尋、向橋下尋，種種角度都尋遍了，所謂「千百度」，讀者正在焦急之際，作者卻忽地回頭，帶引讀者向後尋人，終於尋得了，這是另一層次的精妙。此時，讀者想望的，可能是尋到以後之歡愉之情，豈料作者又安排另一驚喜，要尋的「那人」不在人群熙攘之中，卻在繁華世俗之外。如此，末寫四句而作三層曲折，展露作者高超的藝術手法，帶領讀者進入遐思的詞境，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和美感享受，令人回味無窮，百誦而不厭。而「那人」的形象更給後人無限種解讀的可能，寫出一種普世共鳴之感，筆力可謂高超。難怪這四句成為千古名句，歷來稱頌不絕。

最後一端妙處是此詞詞藻清麗，詞中用了「寶馬雕車」、「鳳簫」、

「玉壺」、「蛾兒雪柳黃金縷」、「盈盈」等字眼，已營造出繁華世態。下片末四句，純用白描，即勾勒出「那人」的孤高形象，這正是詞藻與詞意的妙絕配合。約言之，清麗詞藻配繁華景致，白描句子配孤高形象，乃詞人用筆之巧妙處。